

# 忧患意识与诗意图表达

——读纪实文学《粮道》

□王 晖

林举的长篇纪实文学《粮道》，无疑是一篇有着独特气质的非虚构作品，其表达方式令我想起秦牧的散文《土地》。以“土地”为心意象作上天入地、谈古论今式的言说，使秦牧作品独具知性和感性，在上世纪60年代散文中可谓独出机杼。在《粮道》里，我似乎又看到了在以“粮食”为心意象的叙述中进行秦牧式发散思考的影子。这完全可说是天文地理、人文社会不一而足。作品通过八个章节的叙写，对粮食生产和运行规律、粮食与农民、粮食与文化、粮食与伦理、粮食与国家兴衰、粮食与民族安全、粮食与中国农业的未来等问题做出形象化的解读。在纵横交错之间，表现出作者对于中国粮食问题的深切关注，充满着理性精神、忧患意识和批判思维。我很认同赵对《粮道》文体的判断：“如果你仅仅注意到了纪实性，或许你将错过一本优秀的文学读本；如果你仅仅停留于文学的欣赏，或许你将错过深刻的哲理；如果你仅仅拘泥于某种哲理的体悟，你或许又将错过一位作家最可贵的忧患情怀。”所以在一个意义上，《粮道》是一个“新概念”纪实文体。它对于“粮食”这一涉及国计民生大事的关注，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问题报告文学，但它的叙述却更为从容——由粮食说开去，在多学科

视角的观照下，以生动的话语阐述“民以食为天”的“大道”，以及粮道与人道、粮道与国家、粮道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作者在文中多有大胆思考，譬如：“粮食是自然的精灵，所以粮道永远高于人道，高于官道，高于世道。一个社会或一个时期，认可、支持、倡导的官道、世道与粮道相适应时，那么这个社会或时期一定是和谐、昌盛的，反之则是凶险和衰弱。”这些思考和发声某种意义上确证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旨归，而这对于一部非虚构作品，尤其是关注重大问题的非虚构作品而言，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既关注粮食和粮食生产的历史，更注重这一问题的当下性，因此，我们不能不肯定这部作品强烈的现实感。而这种现实感的传达既遵循着非虚构文体的叙述原则——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进行佐证，也没有忘记反思与批判的书写态度。作品对于前者的呈现可谓比比皆是，这里有作者亲自采访四叔、三子、二娇、徐二喜、胖子、吴志军等农民的现场描述，也有对于历史文献和现实数据的详尽铺陈，真正体现出“用事实说话”的文体特质。与此同时，作者并非以纯粹新闻方式表现这些具有现实感的人、事、理，而是有着自己观照事物的倾向性，这就是浓郁的忧患意识和哲理式反思。

作品的非线性结构不仅最大限度地凸显了这样一种意识和反思，也为作者的发散性思维创造了绝佳的叙述境界。全篇八章始终贯穿穿着作者的忧患与反思：譬如关于“粮道”的领悟及其规律的把握；关于人类如“上帝怀里的解药”那样依赖粮食，从而暴露出生命的脆弱；关于种粮人的苦命、弱势，代人类受自然的各式各样的惩罚；关于“粒食者”与“肉食者”之间自古而今的文明博弈和文化冲突；关于转基因粮食的义与利、是与非；关于粮食与社会、世道变迁的复杂关系；关于粮食领域的“生物海盗”及其潜藏的没有硝烟的新“鸦片战争”。应该讲，这些凝聚着作者个人思考与智慧的忧患与反思，是具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它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于非虚构文体特性的领悟，以及对于“思想者”在非虚构写作中所占份额重要性的认识。

与强烈的忧患与反思相对应的是，作者还十分善于或者说非常乐于以“粮食”为心意象的诗意图表达。这里的“诗意图表达”其实正是作者内心对“粮道”爱意的表现，正所谓爱之切，忧之深。当然，作为非虚构文本，完全应该区别于而不是混同于历史著作、调查报告、新闻报道和学术论文，因为它理所当然地不可或缺艺术性，不若此，它的存在就无必要了。我在《粮道》里欣慰

地看到作者艺术表现的才能，他所具有的叙述功力和情感抒发力，特别是他融广博知识与一文的统摄力，都令人难以忘怀。就像余光中的诗常常凸显的是因海峡之阻隔而郁积成挥之不去的“乡愁”，任林举在文中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表达对于故乡和田园的眷念，而这种眷念始终是充满“乡愁”一般的诗意图情感——“总是那不着一砖一瓦的土平房，总是那被雨水冲刷得露出泥土波纹的院落，总是柴门，总是起起伏伏的板障，总是牵牛花和豆角秧，总是一碗小米干饭和大葱、大酱……凭空地，空气里就会飘动着一种令人心动的味道，宁静、灵动，并有断续的香甜，近似于花香，又近似于新翻起泥土的芬芳”。这样的诗意图表达与作者的忧患一样贯穿作品始终，并且是以诗意图表达来映衬忧患与反思。我们可以从作品的第三章“凌晨三点的声音——粮食与命运”、第四章“知雄守雌的‘粒食’——粮食与文化”、第五章“别管我叫爸爸——粮食与伦理”等章节，更为集中地把握这一特点。因此，尽管《粮道》所涉及的话题是宏大的、沉重的，但仍然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而这部作品可读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便与诗意图表达相关。这使我想起任林举的另一部长篇作品《玉米大地》的文字风格，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只是《玉米大地》更重感性和抒情。相比之下，我以《粮道》更为成熟一些，无论是内涵还是表达，它给予我的冲击力、启示力和感染力都更为强劲。所以，我满心期待作者的下一部，期待他为中国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增添更多的智慧、锐气和力度。

浩舸原名张克利，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和大型国有企业领导工作，酷爱诗歌创作，取得了不小成绩，曾出版《浩舸诗词选》《大地苍茫》两部诗集，引起李肇星、王蒙、贾平凹、雷抒雁、赵丽宏、贺绍俊等诗文界老人们的重视与好评。

《一枝梧叶知秋声》诗意图表达了诗人对当下世界、家园、企业、个体、人性等方面的人文关怀和思考，有不少还站在企业角度表达了对中外经贸友好往来以及长期在外工作同志战友生产生活的关切，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回望和致敬。

虽然尽是诗人年届“知天命”时期的作品，但《一枝梧叶知秋声》却全然不见“秋天漠漠向昏黑”的哀伤，更没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的孤独，“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肃杀，代之“凄凄惨惨戚戚”的秋雨、秋霜、秋寒、秋叶等悲情形象的是其思想的成熟、情感的丰沛、生命的灿烂、艺术的光华，令人感动于秋日的风清气正、秋空的天高云淡、秋色的“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秋景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真正感受到诗人“描绘这大时代的变化，记录下点滴发生的大事、世间人情、人生态度、喜怒哀乐，传播一份有责任、有情怀的正能量”的美学力量。它们“言之有物、言之有意”，是足以“感动自己、影响别人”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后记》的诗意图写）。

《一枝梧叶知秋声》，收不胜收那由“风声雨声读书声”交响的壮美“秋声”、由“国事家事天下事”锦织的人间情怀：《定风波·中国经济新路》《踏莎行·远航》《七古·扬帆远航》《品读经济学》等展示了诗人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掌门人的政治高度、民族责任、社会承担；《浣溪沙·神十向天》《春韵》《江城子·同游》《一曲新歌天际飘》《天净沙·抗洪》《赞比亚》等颂扬的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可喜进步、抗震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辉煌成就。最令人动容的是《忆秦娥·加入作协感怀》，它生动表达了诗人收到中国作协发来的入会通知后的难平心绪：“历艰辛，少时梦想成真。今成真，登堂欢欣，天道酬勤”，一派由衷的喜悦溢于言表。与之相呼应，我们从《七律·黎明时分》《学书》《读书》等作品中可以照见作者勤奋学习的身影，探求知识真理的心志、酷爱文学艺术的秉赋。除外，《心境》《弄潮》《鹏鸪天·叮嘱》亦酣畅“言志”、“明心”，表现了诗人“千折万转莫回头”、“挺立潮头弄春秋”的浩然正气、坚强意志，以及敢攀险峰小众山的大智大勇。一如所有成功人士，诗人性光采、追求高雅、情感丰沛，他珍视友谊、崇尚忠诚、充满亲情、坚持正义、捍卫尊严，以《真情》《弄潮》《江城子·小记》《水调歌头·寻觅》等作人间正道的正确引领，却令那些背叛、无情、奸佞、虚伪、贪腐、残害忠良者五雷轰顶。在我看来，《南歌子·憩园晨景》《泛舟》《五律·春游记》、《风入松梦》等继承了中国诗集中审美大好河山、怡情天人合一、表现生命美好与生活乐趣的传统；而《江城子·江风歌》《七绝·京城天》《雨后晨景》等则对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生态问题作了深度开拓，对“唯GDP论”政策观影响下产生的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进行了猛烈抨击，诚可谓爱得深从而也就恨得切。它们所呼唤的是青山绿水常在，所期盼的是精神家园永驻，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与普世意义；却看《无题》《钗头凤·蹒跚学步》《新绿》等作品，尽述种种人生感悟，“天下万般事，皆随因果行”，“理智可以释恩仇，宽容色彩自斑斓”等句子启发人们的是凡事都要遵从自然法则与社会规律，坚持实践论，坚定理想与信仰，保持品格与气节，从而进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化境，多了一些人生的淡定从容、超凡脱俗。总之，在浩舸的笔下，秋声是美丽的、浑厚的、嘹亮的，它唱出了高远、清明、激越的人间正气、诗歌新声，以至空谷传响，羚羊挂角。

《一枝梧叶知秋声》在艺术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正确处理了思想与艺术、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它在语言的准确运用、各种修辞手段的熟练驾驭等方面成就突出，尤其是在诗歌格律上用力苦深，独推出“新古体诗”概念，较成功地解决了“师古”而不“泥古”、“创新”但“固本”等难题，实现了让自己的诗作“成为一曲心灵之声的律动，成为一盏照彻人性光辉的明灯”（《我的新古体诗情怀》）的初衷。

关于“新古体诗”，它是诗人受诗界前辈贺敬之的启发而提出的新概念。尽管尚未对其内涵、外延作精确的界定与系统的阐述，但我们还是可以析理出诗人的基本理念：它属于诗歌体式问题；为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内容、情感、意象与意境、语言美、节奏感而独创的诗歌形式；以古体诗为“正楷”，基本恪守有关字数、句式、押韵、结构、节奏等规范，却突破一些对仗、用典、平仄、韵律上的限制，以找到一条酣畅淋漓“言志”、“咏物”、“感怀”的康庄大道。

据我有限的知识，浩舸的探索积极稳健，中国诗歌的形式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不断成熟的形制，从无定于一尊的陈规。关键在于中国诗歌应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表现中国人民，反映时代风云，并且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讴歌真善美，激扬风骨，让形式为内容服务，而不是颠覆传统、盲目引进、胡乱“创新”。依我品读，《一枝梧叶知秋声》情丰采丽、形美质正、语言典雅、意境深远，是对中国诗歌精神的正本清源，也是对那些诗歌本性流失的非诗、伪诗的反动。它直面正在不断变革、不断追寻中国梦的社会现实，捕捉了健康的诗意，喷发了壮美的诗情，引领着新诗发展的风向，对旧体诗与新诗的交融、对民间诗歌与文人诗歌的贯通、对中外诗歌的对话乃至对接都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无疑，这对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具有中华精神和中国气派，又有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的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意义都十分重大。

向往自由的爱情。她在中式建筑里享受着西式壁炉、咖啡，品读普希金抒情诗的西式文明，她投资办学、兴办电力公司，为使饥民能耕者有其地而疏浚河道、兴办农场。夏天敏把特殊年代和典型地理环境中富于边地特色的歷史文化、中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融入到主人公云霓身上，独特的边城文化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存，互相渗透”，云霓成为古老封闭而又现代开放的极地边城的文化精神的象征。

## 在矛盾中徘徊的家族叙事

这是一部有特色的家族史诗叙事小说。家族史诗一直是现当代作家所迷恋的一个叙事母题，现当代家族叙事既有历时性的动态发展，又有共时性的静态模式。对现代以来的作家而言，家族是情感的家园。

这部作品承袭了作家那种来自大地的“现实感”，很多针对政治、生活、人物、风俗人情的议论自然地镶嵌于叙述与对话之中，显示出作家在《好大一对羊》中就彰显出来的可贵的“关注现实”的创作立场。在批判边城迎来送往根深蒂固的同时，赞扬了教会医院来自英国的玛丽·朱丽叶和留法植物学专家胡镜连对事业的孜孜以求，在批判与赞扬中寻找中外差距产生的根源，将家族的兴衰和民族的劣根性表现得一览无余。

但是，也恰恰因为作家的“现实感”太强，使得家族史诗叙事的“寓言”功能被削弱。寓言作为一种叙事形式，它具有言外之意，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相互指涉，形成独特的叙事话语系统，通常具有讽刺和劝喻的特色，它以文本内叙事关系喻指文本外的叙事关系，因此便在表层文本与深层文本间建立了丰富的联系。夏天敏的这部小说缺乏时间积淀产生的“距离感”，无法让核心意象自然地建构更有穿透力的寓言叙事，使得思想的承载略显单薄和苍白。他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随水而去》等作品，时常让我们感受到残酷的现实遭遇对底层百姓强力挤压而产生的钻心的疼痛。《极地边城》始终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犹疑、徘徊。写历史，积淀不够；写现实，缺乏应有的疼痛感。

# 清秋金唱 空谷传响

——读浩舸诗集《一枝梧叶知秋声》

□白庚胜

## 从断裂抵达圆融

——《隐》的策略及诗意图分析

□潘桂林

杨林诗作善于思辨和解构之光透视表象，撕裂蒙着幻梦的现象之美，抖开世界近乎残酷的真，凸显生活表象与内质的断裂，但他没有顺着断裂的豁口沉陷，而是在新的层面上回归圆融。诗集《有缝对接》的命名可以理解为存在与虚无的圆融对接。短诗《隐》体现出密集的意象裁剪组合错位：风看清“呜咽”；弯曲更值得眷念；事物因阴影而美好；春草长于冬天的深；说着的话纷纷枯萎。断裂和错位的意象组合是别具深意的审美程序，是呈现诗意图的审美策略。

光线正好发现脸，镇定/从人群中抽离/一切逝去的，和正赶来的风/看清了呜咽的过程，经过身体/留下冷暖/还有什么比弯曲更值得眷恋/事物因阴影而美好/它真实，也属于自己/正如呈现，只是存在的一种方式/正如春草长于冬天的深/正如说着的话/纷纷枯萎——《隐》

常理本是由感性生命主体看清呜咽，感受冷暖伤痛，但此处主体是隐退的。是光线发现脸，将这一沉默的存在者敞开，他镇定，抽离喧嚣人群，让真相在无言中自行敞开。发现真实的不是双眼和阐明真相的语言，而是无法驻足的风。据说这首诗写作的起因是一群诗人在为诗歌法则和倾向争论不休，其中一位沉默不语并用短信告知远方的杨林，他马上作《隐》传到争吵地，诗歌被沉默的诗人朗诵，争吵平息，人群散去。这首诗的写作背景直接开启了结尾“正如说着的话/纷纷枯萎”的意涵：争论只会使事情纠缠不清，真相会被力图说明真相的解释遮蔽，陷入混乱无序；而主体隐退，悬置主观偏见，才能回到事物本身。这充分体现了生活表象与内质、初衷和结局无法达成一致的断裂。

诗之美在于丰盈和充满弹性的想象空间。《隐》于断裂处生成了丰富的诗意图，使阅读向不同审美层面弥散延伸。《隐》除了初始信息之外还至少隐藏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指向被压抑的隐情之光。有一种情感默默无言，甚至被光线发现一些端倪，也会镇定自若，隐入无形。惟有抽离人群面对自我，面对所有如逝去之风的过往和终将植入未来的记忆时，人才认清内心的呜咽，感受真切的冷暖和疼痛。或许这隐情才是最真的情感，即便不被世人和规范认可，必须生生世世隐藏在道德之光制度之光的背面，不能表达不能倾诉甚至必须要在寒冬的冰冷中贮存，但也会因“属于自己”，是鲜活生命的构成而比伪装更值得留恋。这样的诗句，将文化面纱背后人性的力量抖出，让伤痛、无奈却温暖的光芒照亮生命。

诗之美在于丰盈和充满弹性的想象空间。《隐》于

第二层是生命认知和存在状态的辩证之力。“还有什么比弯曲更值得眷恋/事物因阴影而美好”，惊人的错位直撞读者内心，原本值得眷念的“直”和被否定的“阴影”在价值判断上发生了位移，在引发读者感知断裂之后推进了审美感受的飞跃。弯曲、眷恋与阴影，美好的错位昭示着：当我们面对真实自我的暗影，就是弃绝懦弱，具有直面自我灵魂的勇气。因此，即使是心灵的阴影和弯曲是不能见容于社会规约的隐情，也因忠实行于灵肉一体的生命，而比虚幻的“直”和没有生命气息的明亮更有意义。

第三层是对语言效能的诗性领悟。深研整首诗歌，我们甚至可以悟出老庄的“无辨”智慧，并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相遇。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指出，寂静之音是自然命名的召唤，将物导入自然呈现，寂静“比一切运动更动荡，比任何活动更活跃”，“静默赐予物而使物满足于在世界中栖留”。相反，为了辩解、区分进行的言说反而是对存在的遮蔽。这一言说智慧在诗歌《隐》中敞亮开来。用“枯萎”一词描述“说着的话”是对语言功能的怀疑甚至瓦解。这“话”狭义指向《隐》中诗人们的争论，广义指一切有目的的辩论，它因违背了任由存在物自足抵达圆融自圆的法则，失去了道说世界呈现生命的意义，并因失去自然菁华的养护而枯萎凋零。诗句昭示了话语的无效和真相在时间中呈现的境遇。存在的苍凉被反常规搭配带来的意义断裂暂时阻隔，但随即在断裂处透明，使读者深切感知到存在的悖论：光鲜示人的未必是真是美，违背文化规范的隐情未必是可耻与罪恶，反而可能因生长于生命根部而更具气血，因陪伴洁净灵魂而超然物外，是无条件因而更纯粹的美，话语在表达中盛开也在表达中枯萎，表达有可能抵达世界也可能封锁前路。《隐》不仅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复杂性，也通过质疑语言效能彰显出写作与存在世界的断裂危机，但杨林诗歌没有带读者走入绝望和虚妄的深渊，他用诗性延伸出一条弥合断裂缝补裂痕的路。

弃绝执拗顺应自然，守候存在之真，就是缝合断裂的灵药。弯曲与阴影之所以美好之所以值得眷念，是因为它们归于本真完整的生命。人生如此，艺术亦然。不管是诗人有意为之还是出于巧合，《隐》表达了诗写的主体隐退法则。无言无辩顺应自然，任由静寂出场道说世界本身，才是生命和艺术的正途，才是弥合表象与本质、艺术与世界断裂的路径，才能使存在之域重归圆融。

诗之美在于丰盈和充满弹性的想象空间。《隐》于

## 心灵极地 岁月边城

——读夏天敏长篇小说《极地边城》□纳张元

夏天敏长篇小说《极地边城》以昭通解放前一段历史为故事背景，围绕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达官显宦之家的大小姐——云霓情感生活的波澜起伏和人生命运的坎坷曲折来展开故事情节，通过对“边城女神”云霓、“白衣天使”玛丽·朱丽叶、留法植物学专家胡镜连、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张鸣皋、边城专员蒋百驹等人物的不同命运和人生追求的描写，反映了昭通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

### 闭合式边城记忆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偏安一隅，绝大部分是山地高原，横断山脉切断了东西向的交通。云南人口多分布在山地间的坝区，以坝子为核心，以坝子边缘的山区为外围，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由于山岭阻隔，地形复杂，古代交通又非常不便，各个山地社区形成了内向的封闭性文化特性。夏天敏笔下的“边城”便是这样一个封闭的古城。然而，“封闭遥远”并不意味着无法言说。汉族主义的文化观念与边疆地区原住民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长期以来，所谓汉族主义的文化观念一直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受这样一种大汉族主流文化观念影响遮蔽的缘故，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的文化，实际上一直处于某种有意无意被漠视甚至被歧视的状态之中。夏天敏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叙写了一个遥远的几乎被遗忘的边城传说。在全球化文明备受质疑的时代，独特的民族文化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夏天敏这个掘矿人展示了一个处于“极地”的“边城”的历史。

封闭而成的“闭合”式历史，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 开放型极地文化

夏天敏笔下的极地边城是仅有一条五尺古道与外界相连，人们沿袭着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过着贫苦、落后而又安宁的生活。这个小城地处三省交界处，因南方古丝绸之路的“五尺道”，它不仅可内走宜宾、成都府，还可南下昆明通往南亚、西亚。这使五尺道上的这座边城有着吸纳包含天下多元文化的更多机会。主人公云霓性格中所显示的便是一种多元杂糅的文化精神。云霓是一个边地文化、中原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集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她出生长在的边城有悬崖峭壁上的五尺道、茶马古道的马铃联姻的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高大的教堂里生根发芽的西方文明，这个小小的边城是传统与吸纳、保守与包容、禁锢与开放、愚昧与进步的统一体，交织着多元的文化现象，也是云霓人生大舞台的文化背景。在多种文化的浸润下，形成了云霓丰富的性格：坚毅又妩媚，激情而含蓄，自我封闭又追求现代文明新天地，固守礼教的约束又